

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

郎擎霄

一 荆吳

荆人佔領中國南方，其分布地在湖北，舊爲苗族領土，自與苗族有血緣之關係，詩殷武云：『奮伐荆楚，采入其阻。』知商時此族已與諸夏對抗，其勢力不可侮。至於楚國亦爲荆之支出，憑籍現今湖北省荆南道秭歸縣爲根據地，逐漸向東發展勢力，佔領湖北一大部份。管仲責楚人以『昭王南征而不復。』語見左傳，當是當時一事實，可見周初時楚已甚強。春秋之楚國，自言其始封祖鬻熊爲文王師，凡百舉措，悉倣漢族。中葉以降，楚與晉『狎主夏盟』，自此遂成爲中華民族之一主要成分。近世治西南人種學者，或疑楚與今擺夷有繫屬，既未能舉出證據，只得闕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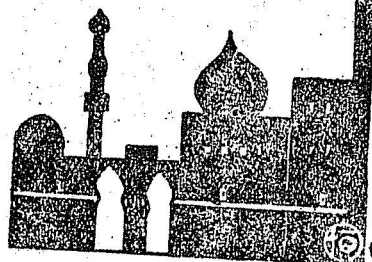
詩閩宮稱『荆舒是德』，舒與荆并舉，當亦爲古代一大族。左傳有『羣舒』之稱，其所建國有舒蓼舒庸舒鳩，在今安徽廬鳳一帶，後皆見

滅於楚；此族在春秋時已同化於我。

吳族在中國東南方，佔領今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境，俗斷髮文身，與漢族之峨冠博帶者迥異，其言語亦與漢族系統全然不同，故血緣較遠。舊史稱其開國之祖，爲周武王之大伯祖泰伯，二伯祖仲雍，率領一部分漢族，由陝西東下，徑由湖北，遷至江蘇，實行殖民政策，自號句吳。雖帶神話的性質，吾輩亦無反證以否認之。此族後加入諸夏，實受楚之影響也。

二 閩粵

閩越一名，始見於史記，其君長云是句踐之後。閩本人種名，非地名。說文『閩，東越蛇種也』，其形從虫，可想見其文化程度甚低；其聲從門，爲苗蠻二字之音轉，可推定其與苗族血緣甚近，其言語系統，至今猶與各省異，自是與漢族血統甚遠。閩於春秋末年，羈縻於越，戰國時羈縻於



堯秦一中國置閩中郡秦亡西長無諸自稱越王句踐苗裔復據舊地漢高因之封爲閩越王未幾甌閩兩國常相攻武帝建元三年「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史記東夷傳）元封元年「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越地遂虛。」（史記東夷傳）於是閩族遂移居江淮與漢族雜居則此後江淮間人混合所謂「蛇種血」者必甚多迨晉永嘉之亂中州士女避亂南遷者十居六七唐林謂閩中記曰「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宋路振九國志亦曰「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陳黃鄭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艱難懷居無復北嚮故六朝間仕宦名跡鮮有聞者王氏父子據有全閩雖號不知書一時浮光士族多與之俱南其後頗折節下士開四門學館以育才爲意凡唐宋士大夫避地而南者皆厚禮延納作賢院以館之閩之風聲習氣浸與上國爭刊。」

福州曰晉安泉州曰晉江皆以晉時民族遷徙而名惟閩人種皆與諸夏異是否仍昔時之閩族抑係阿利安人之流入至今已成人種學上未決之懸案焉。近人梁啓超氏亦云「閩人多來自中原吾儕亦承認但必經與土人雜婚之結果乃成今日之閩人學者或以其瀕海之故疑爲一系之阿利安人自海外漂來者既無佐證吾殊無從妄贊但福建之中華民族含有極瑰異之成分則吾不憚昌言也。」

89089 廣東爲古南越地周末秦漢爲百粵所居「粵越」二字通以史記南越傳東越傳漢書作南粵傳閩粵傳可見古「粵」「越」二字相通古

有百粵之目粵（越）卽一普通名詞爲南部異族之通稱」（見林語堂之閩粵方言之來源）

越人原非漢族爲蠻夷之一漢文帝使陸賈招撫趙佗佗上書自稱爲「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又書中云「南方卑溼蠻夷中間」足爲明證。

越人風俗見族史籍者甚多史記越世家云「越人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其未受文化甚顯。至言其居住狀況最詳者莫如淮南王安上武帝書「越方外之地髮劓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住「豁谷之間篁竹之中」「非有城郭邑里也。」「習於水鬪便於用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見漢書嚴助傳）又越人雖居於大澤之中但亦遷徙靡定。漢書云「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注卽泉州之山）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之中。」（朱買臣傳）且當時越地農業不甚發達故一切農具耕畜仍須仰給於外佗書又曰「高后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予牝」足徵一斑。

又考漢人入越最早在春秋番禺故城相傳爲越滅吳遺民流亡入粵者所建。其次則爲楚滅越時（時在周顯王三十五年）越移民亦有至者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而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南海上服朝於楚。」其最重要之一役則秦始皇開五嶺發謫戍四十萬人隨帶婦女（史記）實爲有計

89090 劃的殖民事業。漢武平南越後，亦數次徙其民於江淮，則江淮間人，又含有南越成分也。迨六朝時，洗氏以巨閥霸粵垂數十年，洗，擺夷著姓也。蓋粵人之成分早已複雜矣。

三 客族

粵有客籍舊矣。客者別乎主而稱之也。稽諸往牒，元和郡縣志載程鄉（今梅縣地）戶口，無主客之分。惟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皆分主客，是主客之名，當起於宋。而自宋迄今，綿歷千年，亦已無客非主，而我輩曷為仍以客稱？曰：客之所能同化者，戶籍也；而其不能同化者，禮俗也；語言也。禮俗以昏喪為著，其繁文瑣節，婦人女子斷斷爭辯，自常人視之，不值一噓，而考諸禮，乃皆皎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往往足以解釋疑難。若夫語言，尤多周秦以後，隋唐以前之古音，林海巖陳蘭甫諸先輩已前言之矣。茲略考客族之來源如左：

夫南詔，則秦本屬長沙郡，漢屬桂陽郡，隋始改為廣州，其先民之來，有謂始自周時之梅錯。傳稱其先越王句踐子孫，避楚，走丹陽皋鄉，更姓梅，因名皋鄉為梅里（越絕書亦云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皋鄉，更姓梅里是也。）周末散居沅湘，及秦并六國，又自皋鄉踰零陵，至南海臺嶺家焉。民呼臺嶺為梅嶺，此其初客丹陽，繼客沅湘，最後乃客臺嶺，為越族先客之最彰明較著者。傳又言秦亂，銷將兵歸吳芮，從諸侯滅秦，以功封十萬戶為列侯。（今安徽祁門有梅銷城，即其立功處。）食臺以南諸邑，

謂之臺侯，後從漢高入武關，而留其將庚勝兄弟守臺嶺，故梅嶺又稱為大庾嶺。（見漢書吳芮傳及史記索隱）廣輿記亦云：「梅嶺家漬水上，從吳芮定百粵有功，封臺侯，梅嶺本臺嶺也，因銷得名，後因銷將庚勝兄弟居守，又名大庾嶺，非謂嶺上有梅也。」又司馬遷時亦有梅嶺之稱，樓船將軍奉命擊南越，後屯兵於豫章梅嶺等處，蓋梅嶺為豫章入粵必徑道也。但令吾人所致疑者，即漢初諸將樓船將軍楊樸，伏波將軍路博德，戍梅嶺，及丹陽之越王子孫姓梅者，是否與今韶州之客有關，此條尙待證明。或者那時之兵卒及越人，即為現代粵人之祖先，亦未可料。惟韶州始興確為華人入粵所必徑之途，如陶侃之入廣州，即道徑始興。此北江之客移入之大概也。

至東江之客，後於北江。其見於史籍者，西晉之末，五胡亂華，塞外種族，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人，焚洛陽宮廟官府皆盡，所謂永嘉之亂是也。此時期中州士女避亂南遷者，（大江東西，五嶺南北）十居六七，號曰渡江，此時可考為客人到梅州之直接證據。惟有程啟之居程鄉，改為南齊人明平遠，令李允懋為啟傳，言其丁晉社已屋，羣雄相逐之會，以隱為高，避居之里，名曰程鄉，稱處士焉，與志稱歷宋及齊，乃分海陽縣地置縣，即思其德以程鄉名，事實甚合。蓋南齊置縣，以其所居之鄉為名，則諸載記謂其生於南齊，歷梁陳而行誼大著，迄隋義寧初卒年九十餘者，不問而知其謬誤。（考啟有二子，習靜長壽至百餘歲卒於隋者，乃其子也。）啟丁晉社已屋而隱，必隨東晉渡江而來，志著為義化人，今啟所居鄉，尚

稱義化鄉，然必別有所自來之郡縣，惜無考。唐五代時，王潮及其弟審知

入閩，開墾漳泉，勸農興學，潮惠亦受其影響，文治漸興，惟梅州附近尙以

瘴溼名，官吏譴此者，多視爲畏途，如韓昌黎之謫潮，蘇東坡之謫循，俱可

證明。楊恭愷據客族各姓宗譜所考，謂梅州客之來，「多在宋末元初，由

汀來者十之八，由贛來者十之二。」太平寰宇記載宋初梅州戶主一千

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主多於客，以梅州爲新闢故。迨元豐九城志，則梅

州主戶五千八百二十四，客戶六千五百四十八，客多於主，以州治已移

今梅縣，梅州下游，亦日闢故，主客之分，斯爲特據。使無主可別，亦何客可

稱，然謂客族因此著稱可也，謂客族即肇於此，則何解於北江越族同語

之先民，（廣屬增城、龍門、花縣，清遠亦多客族）更何解於江西之贛州，

福建之汀州及河以南光黃固宿間同語并未來粵之先民，故謂客家之

稱始於宋，因被諸同語之先民，恰與福老之稱始於唐，被諸閩越之先民

同，亦自持之有故。

永嘉之後，約八百年，而有靖康之亂，金軍大舉迫宋，汴京陷落，徽欽

二帝等千二百人，被虜而北。宋室南渡，端宗自幸潮州，死於厓山，爾時丞

相張世祿文天祥出沒於漳泉潮梅之間，民族於戰亂時，相率遷移，其由

北而南者，前復相牽動。客族之南下始於東晉（就東江客族言）至此

時又被元軍而相率入粵焉。

至於粵省客族，以同一語音而達四百萬衆，蓋統東西北三江而言

也。又客族婦女之終歲勞動，且安於天足，不染澆風，農工業躬自任之，士

商業乃屬男子，故客婦素以勤勞著稱。

〔附記〕近閱某刊物見有述客民風俗一篇，略云：凡迷信的

客人，於仰天禱告的時候，必須說一句「天呀！絕滅五姓——藍

盧毛賴潘」由此可推測當客族未到嶺東以前，有很多聚族而

居的土著俟客族移入，即與之械鬪爲其所屠殺者必甚衆，故至

今還有此咒語，又客族婦女，其裝飾亦甚奇特，髻髮上往往插有

三四之銳鏢。而於手腕帶許多金銀環釧，大者數兩，小者一二兩

不等，此種裝飾，既非美觀且又笨重，自有作用存乎其間，依余推

測，客人初來時，因婦人過於軟弱無能，易受人欺侮或戕害，故製

此輕便利器，聊以自衛。聞閩汀客婦亦同。

四 蜑族

蜑族，昔居叢篁間，迄未全同化，今已被迫遂作舟居，然亦未漸滅，考

其來源甚古，晉書陶璜上疏謂：「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賓服者，五

萬餘戶，皆蠻蜑雜居。」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漢發縣有鹽井，諸縣北有

蠻蜑。」然據常理推測之，鄰近四川漢發諸地，并無大川，「蠻蜑」當爲

陸居之民族。隋書南蠻傳：「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蠻，曰俚，曰獠，

曰氍，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又韓昌黎有「林蠻洞蠻」之句，柳宗元

亦有「胡夷蠻蜑之辭」（分見韓、柳文集）樊綽蠻書：「夷蠻居山谷，

又古今圖書集成「大庾之南，古番禺地，漢唐以來，爲巨鎮久矣，然而地

山谷中，以草葉木皮麻布毛氈等為衣。獵鳥獸而食之。婦女裹白麻布善
89 用弩，發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弩中其盾
而婦無傷，以此制服西番。雖與麼些為同族，而文明程度則不如麼些遠
甚。

蓋。

麼些

住於雲南省西北部，以騰越道東北部一帶為多，房屋甚陋。
食大麥，以射麝鹿及其他獸類為生業。其裝飾男子髮梳二縷以繩縛之，
耳戴綠球，婦人布冠，能製堅甲利刃，勇敢善射挾短刀，以磚礮為飾，少不
如意，輒鳴鉦鼓相讐殺，婦人投場和解乃罷。具有文化，有特殊之文字，昔
時嘗建設一強盛之王國（唐書之麼些蠻）而領西藏之東部及雲南
之西北部。

民家子

為住於雲南騰越道東部洱海沿邊之民族，大理者昔為

新刊介紹

實驗工作概況 南京實驗民衆教育館編

最近英德之金融恐慌 黃蔭萊著 定價六角 超谷學社發行

日本的新滿蒙狂 徐羽冰著 定價六角 各大書店代售

宣傳學與新聞記者 季達著 定價六角 各大書店代售

教育領域圖解 唐得源著 定價五角 南京時代公論社代售

此種族之首府，其來歷雖多不知，而彼則自稱為古白國之支流也。舊語
楚為白，遂稱爲一類，其實不相通。雖無特殊之文字，然其俊秀者，嘗有學
漢文應考試而入官者。

狃人 在黔省謂之狃家子，曲靖昭通一帶毗連，黔疆者皆有之。其

實即狃家之苗裔也。好樓居。其服飾男子纏頭跳足身穿藍布衫衣袴，婦
女以青布裹頭微似僧帽，綴以海貝耳戴大環，衣花布綠邊衣裙，富者或
以珠綴之，白布束脛纏足着履。嗜食犬鼠。其性慍悍，出入必帶利刃，倘有
睚眦之仇必報。每歲孟春聚會未婚男女於野外跳月歌舞，彩帶結毬，拋
而接之，謂之花毬。意既怡，彼此互擲遂私焉。婚嫁以牛為禮。勤於耕作，男
女事犁鋤。其物產在曲靖則有茶子，棉，在昭通則有節竹方竹等物。

89092 大民夥，賈胡蠻蠻，雜處往來。」（原書第一千三百八卷廣州府部彙考）故近人亦將蛋民刊於三苗之遺裔（見王桐齡中國民族史）但其說

殊空疏寡要，未能置信。亦有謂爲漢族之分支者，古今圖書集成載蛋家

略歷謂蛋戶「相傳爲盧循遺種……」考盧循晉人盧諶之子，嘗娶孫

恩妹爲妻，與孫恩等橫行東南沿海各地。晉書孫恩傳：「……初恩聞，八

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

不差走矣。」乃虜男女二千餘口，一時逃入海……及桓玄用事，恩復寇

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妾謂之水仙……

……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又用書盧循傳：「……恩亡，餘衆

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因自蔡州南走，復據

潯陽，裕先遣羣卒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還豫章……

裕乘勝擊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道覆保始興，因

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

屈，知不免，先燒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

……有云：「官尙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燒，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

……今沿海蛋民，是否卽爲孫盧屬從之苗裔，無從證明。惟顧祖禹讀史

方輿紀要卷九十五載：「東晉時，有孫恩者，出沒海島爲閩浙患，恩死其

黨盧循繼之，循滅，餘種悉遁入閩，今泉州夷戶有曰泉郎者，亦曰遊艇子，

厥類甚繁，其居止常上船上，船之頭尾尖高，中平闊，衝波逆浪，都無畏懼，

名曰了鳥船，往往走異域，稱海商，招誘凶徒漸成暴亂，嘉靖中倭夷蹂躪

之禍，此輩所致也。然其流毒，亦於閩浙爲甚，江淮以南侵突亦暫矣。蓋孫

恩、盧循之餘習然也。」觀此似可孫盧屬從之後裔，卽不然，亦受其重大

之影響焉。吾人雖未敢決定蛋族爲漢族之分支，然此族至宋末元初時，

漢族之成分亦必加多。通鑑輯覽卷九十五云：「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

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其主昞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

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同

卷又云：「至元十五年六月，時宋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鉅海

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

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其主昞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軍屋千餘間，行

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官民尙二十餘萬，多居

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

始罷。」同卷又云：「至元十六年二月，張弘範及宋、張世傑戰於厓山，世

傑兵潰，陸秀夫負其主衛王昞赴海死。」由此可知宋末滅亡時，尙有官

民兵二十餘萬之衆，與元人接戰之後，除少數傷亡外，所遺之兵民亦必

多，且史書又無記載投降之事，是則此類遺民，既不能登陸（卽登陸亦

屬少數）自必流入於海，漸爲蛋族所同化，爲必然之事實。今質之新會

一帶之蛋戶，亦多云其祖來自宋末元初之時，足爲明證。此外更有謂蛋

民本爲林邑蠻者，其言頗中肯綮。古今圖書集成：「俚俗有三曰蛋戶，以

釣魚爲業……本林邑蠻，隨馬援來者，始十戶，後孳至三百，皆姓馬。其人

深目猴喙。」又云：「蛋人」名曰馬人。」魏濟嶠南瑣記：「馬人本林

邑蠻，深目猥鼻，散居洞落。獻歲時，至軍府聽令，獠獠不與同羣。考林邑在今安南境內，其地古昔民族，確爲「深目猥鼻」之種。册府之龜卷九百五十七：「南蠻林邑國，古越裳之界也。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真，秦時故林邑縣，漢象林縣。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北縣……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也。」又同書九百五十九卷：「林邑國……其人深目高鼻，髮卷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婦人椎髻，嫁娶必用八月，夫家會親，賀歌舞相對……」觀此則林邑民族面貌及習俗，殆與蛋民極相似矣。今印度支那半島黑人仍是「深目猥鼻」鼻作波形而頗高突。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Chirkosov)嘗著中國東部及廣東省的人類一書，謂據測驗結果，廣東人之特性，有許多與黑種人(Negroid)極相接近。但廣東人之身體，亦發現有黑種人之象徵，其原因雖甚複雜，然其與蛋民雜居，互相混化，至少亦與此種象徵有關係，此亦爲林邑族說之旁證也。

今蛋民棲息之處，爲珠江及閩江下流，其戶口約在三四十萬。民國十五年廣州市人口統計，僅廣州一地，已有十萬二千人。梁啓超云：「閩粵蠻民，殆不下百萬。」(見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下卷)蓋非虛語。

至於蠻俗，志書所載，大致相同。肇慶府志：「舟楫爲宅，事網釣，見水色則知有龍，又曰龍戶。性粗蠢，無冠履，不諳文字。入水不沒。客有遺物於水者，輒命探取。性耐寒，雖隆冬霜霰，亦跣足單衣，體不瘡疥。婚娶率以酒相餽遺，羣婦子飲於洲塢，岸側兩姓聯舟多至數十，男婦互歌。男未聘則

置盆草於梢，女未受聘則置盆花於梢，以致媒灼，婚時以蠻歌相迎。其女大曰魚姊，小曰蜆妹，以魚大而蜆小也。婦女皆嗜生魚，畏見官豪右，有惡之者則飄鼠不出。其捕魚之利，惟春末夏初西潦泛溢，稍可博一飽，貧乏者一葉之蓬，不蔽其身，百結之衣，難掩其體，岸上豪蠹復從而凌轢之，海濱之叫號無虛日矣。」

此外蛋民活動之歷程，志書所載，多隱善彰惡，礙難遽信。如讀史方輿紀要謂嘉靖中倭夷蹂躪之禍，多由於蛋族之嚮導所致。明史載洪武間珠江蛋民時流爲盜，有司乃徧蛋民萬餘人爲水軍。東華錄載：雍正間准蛋民登岸居住。史書所載僅此。又蛋民之性格，近已日漸趨於軟化，不似昔之凶暴，故往往受當地土著所箝制宰割。茲僅就粵省陸豐一縣而論：「該縣屬之金廂、碣石、湖東、甲子等區，地處沿海，居民多以捕魚爲業，海傍蛋戶，自前以來，慘遭壓迫，居於非人之生活地位，其最不平者爲船父制。查船父制之緣起，原由蛋民以海爲家，自己放棄公權，不求識字，自甘爲最下流奴隸牛馬，任由陸居人箝制宰割，陸居人擯蛋民爲化外，不與通嫁娶，任意箝制躐躅，過去官廳均不過問，法律亦無予以平等處分，所以蛋戶無從保護，不得已利用地方一班土豪強有力者，拜爲船父，自己甘爲船子，以爲憑藉，若遇地痞土棍壓迫過甚時，則請船父爲其調解，每年則納數十金，或數百金於船父。其甚者船子欲嫁女娶媳，亦須得船父許可，否則其子女終身不敢嫁娶，或賄賂始允。又船子船艇年久損壞，多欸修造時，設有富商訂明條件，出欸修造，船父亦有不許可之權。種

89094 種壓迫，響竹難書，有甚於帝王之於臣妾。」（見粵省民廳檔案）其他各地類此情形者，諒亦不鮮。故解放蛋民及謀其福利，實為當今急要之圖，所望當軸注意及之。（詳見拙著中國蛋族史）

五 獠種（附畚畬）

獠人之原始已不可考，有云係槃弧之后，迹近神話。分生熟二種：熟獠即平地獠，與漢人錯處，或通婚姻；生獠即山獠，皆居巖洞之中，不與華通。或謂高山曰獠，深洞曰獠。獠皆善登巖崖，攀緣樹木，捷如猿猴，體軀短矮，頭上披長髮。其謠曰：『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其來我去，其去我還。』

廣東連山附近山中之獠，相傳宋代紹興年間有邑人廖姓，出仕廣西，歸田時帶回獠僕男女數十人，遣入三江附近墾耕種，因是拓土居住。厥後生齒日繁，遂成獠排；至明初，人口日多，由一排增至八排，即今之油嶺、南江、橫坑、馬箭、十掌嶺、八里洞、火燒、軍療是也。明末復增拓二十四小冲，迄今人口之繁殖，已增至二百餘小冲矣。大排人口約二千至五千不等，小冲三百至一千不等，統計約十萬餘人。性最犷悍，嗜酒好鬪，其臀微有肉尾，脚皮厚寸許。男女皆束髮梳髻，頸帶銀圈，耳穿大環，跣足，男則頭裹紅巾，插雉雞尾，女則戴三角白布帽，以示區別。至於婚喪之俗，連山縣志言之甚詳：『婚嫁不預訂，每歲以七月七日會男女，曰耍秋，張筵於野，男女及年者，偕其父母造焉，共牢而食，食既而歌相悅，則答歌，納紅巾以爲采，尋請期於歸，婿使人致迎新婦，綠衣花裳，執雨具，徒行，父母兄弟餞

於道。婦至婿門，主人鳴鼓擊金，燃花爆相歡迎，屠牛承設酒以醉賓。凡嫁女娶婦，聘財無過錢五千，聘禮不外雞牛酒肉，器具雜以鑿鋤。』『婦無爲夫出者，若夫好懶惰或反目，則常爲婦出，出之日族戚皆詣婦調和之不諧，則婦碎一碗以示絕，育男歸夫，女歸婦。』『死則相地掘坎，市棺置坎側，以尸僵坐於椅，縛而昇至坎，延道士誦章咒，乃殮，殮畢而窆，其送尸也，子婦披麻辟踊哭泣，親屬皆喪服，亦行三年告喪，但無斬齊功總之分，即嫁娶宴樂亦不禁也。』又獠人有限制人口生產率之遺俗，每夫婦二人只准育二男二女，多則棄去，蓋其土地狹窄，恐人口增加，物產不足供給，起爭奪，招禍亂也。且性好鬪好，一遇械鬪，千百成羣，儼如戰然。連山縣志：『遇有爭執，輕則延隣里理處之，名曰放酒水，重則率衆鬪掠，寢相厮殺，與邑民交涉亦然，獠性最喜械鬪，一有事故，凡十二代以上之外家，悉擁臂來助，分利不均未易了也。』生產以杉木、黃荳、大麥、山薯爲大宗，棉花亦佳。獠人教育，以僧道所誦經卷爲課本，日用文件，雖略沿用漢文，但其文義，漢人不能解。

廣西獠種最多，舊有『民四蠻六』一語，悍蠻難制，無食則四出剽掠，其藥箭甚毒，中人有至死者。華人或侵削之，益以激其狼子野心，故變亂之起，恆較他省爲易。廣西大藤峽，林箐叢惡，尤爲險深，明代屢次獠亂，王守仁大舉勦之，始漸平定。廣西桂鬱二江自漢已爲通道，紅柳二河則近代始開焉，即大藤峽之榛塞故也。

獠亦爲南方民族之一，其居地分佈，常與狼獠相混，廣輿記：『大羅

山在清遠，接廣西懷集縣界。獠獠出沒於此。『粵述』：『百粵諸蠻，醜類至繁，然大要不出獠獠兩種。』『粵西偶記』：『粵地外連交趾，內雜獠。』『峒織志』：『獠居五嶺之南。』惟廣東新語：『越多獠而無獠，獠惟廣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獠與民雜居不可辨。』翁山僅斷定獠僅廣西有之，但辭源獠條云：『本出湖南谿峒，漸入廣西，蔓延廣東。』貴州通志內亦列有獠獠一條。而清藍鼎元之邊省苗蠻事宜：『楚蜀滇黔兩粵之間，土民雜處，曰苗曰獠曰獠，皆苗蠻之種類也。』可見其地理之廣闊。惟嶺南雜記則謂其初與獠雜，後漸同化，如云：『獠與獠異類，而跳梁桀驁之性一也。』衣花短裙，鳥言獸行，產自湖南溪峒，先入廣西，蔓延至廣東，初亦聽役輸租與獠為讎，有司田主頗藉以捍獠，及後勢衆，與獠無二。其種類又有生熟之分，以其接近漢人與否而定。古今圖書集成獠獠獠蠻諸夷種類云：『在宣化邊境及思恩者，近日編入版籍，謂之熟獠，性略馴。遠者謂之生獠，梗化不可服制，在忻城荔波及天河南西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者，尤為兇狠。』此明末清初之獠情也。至其氣質，凶頑好鬪殺。生活與獠人略同。嶺南雜記：『其人不能髮，俱黑色，廣西最多，負藥草出市，男女衣製如一，不可別。喜食蟲，如蚯蚓蜈蚣螞蟻蝴蝶之類，見即啖之。』『粵述』：『屋室緝築，衝板下畜牛羊猪狗，謂之麻欄子。』金盞七墨：『屋室架木為之，兩層如樓，上以棲人，下棲畜物。性不食鹽，日惟淋灰汁掃鹼土，及將牛骨漬水食。每生子女，輒釀酒埋土中，嫁娶時始發其封，以宴戚友，餘者或鬻於市。獠族男婦率皆蓬首，男雖鬚髮只於四旁，婦人則

以高髻置於頂之前畔，上覆大笠，卽史記所謂尉佗魃結者也。子大娶，婦別欄另爨。娶日，妻卽還父母家，時與夫野合，覺有娠，乃密告夫作欄。又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親族男婦數百千人，歌飲號叫，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星」。親死，慟哭水濱，投錢於河，汲水而返，用之浴屍，謂之買水。其語言與漢人異，有獠文。

羣民亦爲獠民之一，明清之交，分布於粵之潮州西北部。吳震芳嶺南雜記：『潮之西北山中有羣戶者，男女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處，出常挾弓矢以射獵爲生，矢傳毒藥，中猛獸無不立斃，舊常設官以治之，曰羣官，或調其弩手以擊賊亦至。然其俗易遷徙，畏疾病，刀畊火種，不供賦也。』惟據今調查，則分佈於惠陽縣東境羣仔山，由海豐屬鵝埠往，僅十餘里。羣民交易，多往鵝埠，故誤以羣仔山爲該縣轄云。

近世羣仔山之羣民，約二百八十餘人。數十年前，約六百餘人，較前減一倍。所居以土爲牆，以茅爲蓋者，爲最普通；間亦有以瓦片蓋屋者，但居少數。食料以山薯（野生的）番薯、芋子等爲大宗，米麥鮮用。菜以鹹魚獸肉菜蔬等居多。

又羣民有盤藍雷三姓，（海豐縣志謂有五姓，卽多鍾荷二姓）往昔多自族配合，近亦有與附近居民通婚。惟最信仰鬼怪，最奇異者於每年舊曆五月五日，不許外人入鄉，相傳是日於公共祀堂，懸始祖遺像（犬首人身）相與祭祀禮拜，旋以手觸地，如獸行云。無文字，另有羣語，俗好歌當酣暢時常雜以踊舞。

89096

畬民實獠族之一支，亦稱曰畬獠，辭源畬讀如斜，俗訛作畬。廣東通志：潮州府有畬獠，一說閩有畬蠻流入潮州，非畬民，後人誤合爲一。福建境內之畬民，以舊建寧府屬汀州府屬等處最多，浙江畬民多居於括蒼山脈之南部，即舊處州府屬各縣，佔處州德人口七分之一總數約二十餘萬。漢人稱畬民所居曰「畬客寮」。畬民稱漢人爲「明家人」。蓋自明代王守仁平獠之後，獠民流離遷徙，散居於閩浙間谿山高深之處也。畬民生活簡陋，布衣短褐，色尙藍，以番薯爲正糧，玉蜀黍次之。山旁結茅，自成村落，有藍雷鍾槃四姓，婚姻亦惟四姓世爲之。男女皆務耕作，女子有承受遺產權。隨山遷徙，種穀之年，土瘠輒棄去。其爲漢人佃戶者，多能操本地漢語。其家有餘財者，間能向慕文化，遣其子弟讀書，然亦千百之一耳。

六 黎族

粵之瓊崖有黎族，人多知之，實則黎族以外，尙有苗族，與黎性迥異。即黎族之中，亦有黎歧倭之分，歧及倭之性習，固有其與黎殊異之處，然大致尙同，固可以黎族統名之耳。

黎居黎母山（即五指山）層峯疊嶂，林竹叢深，故得以負嶠。黎分生熟二種，略如生獠熟獠。熟黎多漸歸化，惟生黎則否，人口約達十萬。黎人部落，雖無若何系統組織，而喜聚族而居，擇山麓乾燥之地爲聚居村所。門前常積多量竹木支幹，以備不虞。黎人猶在上古部落之社會，遇有

變故，黎頭發號施令，全弓服從；一弓發難，則傳矢他弓，附者自刻一痕於其上，則又傳他弓，約定之後，至死不悖，獷悍之名，由此而得。實則黎人天性純樸，頗有太古遺風，歷代黎患，多由漢人誅求過甚，盤踞屢起，良非得已。至其服飾，中部之黎，男子衣服甚簡，以一布片遮掩下體，另以帶束前後，繫於腰間，終年不着履，惟近墟市之黎常與漢人交易，如崖縣落屯否，淺多港多澗抱背等諸崗，黎頭多着漢服，至崖縣東部沿海之倭，皆着服而生，倭止着前後二幅之裙，或用布遮私處，儋州陵水定安臨高之苗，則皆穿衣。婦女長必文面，所穿衣服，上身對襟，無扣鈕，間或於領下用一銅線結束者，亦有衣如布袋，於頂開一長孔爲衣領，穿時從頂笠下者，平時胸腹俱開露，若見異性，則以手收束兩衿，有避羞狀。男女關係，不甚隔絕，但一夫可娶數妻，人死用棺，間亦有火葬者。俗信巫，凡疾病祈禱等皆殺牛豕以祭，亦竟有聽巫言而妄事屠人者。其職業以農爲主，以漁爲副，婦女則以紡織爲業。（參看拙著粵俗遺風一書）

七 羅羅

羅羅或作猓猓，猓猓，盧盧，獠獠，亦稱蠻子，即古之「羅甸」是。至「獨立羅羅」一名詞，原爲外人所使用，亨利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云：「……羅羅，是一種人民，從前曾分佈於雲南各地，但已被驅逐於大涼山，此大涼山未曾受中國之征服。」（中國西部考察記）
基路（Catt Gill）云：「余到雲南省地界，當時徑過窮鄉僻壤而荒野

的山地。此地即爲「獨立羅羅」搶掠漢人做奴隸的大本營。」（金沙江）大英百科全書亦云：「羅羅名稱，係中國人指分佈四川南部諸地之原始土民而言。其老巢在於揚子江東部金沙江西部之山國，爲稱大凉山。」所謂獨立羅羅者，「蓋其不受中國政治勢力所支配，儼然成一獨立國家，故名。考其來源，有謂係吾國苗族之一者，有謂係自藏緬交界處移入者，然觀察其體態慣俗語文，實爲吾國原始民族，自以前說爲當。」（參看楊志成之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羅羅分佈甚廣，西迄滇邊，南及思茅，東侵貴州，要以四川之建昌谿谷爲中心。有生熟二種，居淺山者爲熟夷（如越雋等縣）自清雍正以來，納糧輸稅，與內地人民相等。惟生夷僻處大凉山（雅襲江與金沙江間）負隅恃險，叛服無常，生夷又有二種，一爲白羅羅，一爲黑羅羅，以帽色區別之，非謂其體質上有何特徵也。此種族皮膚褐色或黑色，（見黑登 A. C. Haddon 白人種 The Races of Man）眼線而大不爲扁挑形，鼻尖而爲弓形，毛髮爲橙黃色，身長較歐人爲高，四肢細長而強健，行走甚捷，因山居，故胸部廣闊，其服飾，男子短衣長褲，腰間拴帶，俾裝煙葉或生鴉片，頭多裹以黑色布帕，或髮束之而盤於頂上，出必攜刀槍，以表現其饒勇威武之風。婦女衣長過膝，裙長拖地，惟不着褲，髮俱束辮圍頭，婦人加戴圓形而平頂之黑帽，女子即裹以布帕突起如椎形式，亦帶戒指手環，多銅質或銀質，耳環間有以珊瑚珠綴成兩串垂肩者爲時髦。（酋婦及酋女多爲此裝飾）亦吸煙葉，故其裙帶綴以五色布條而下

垂之斜三角裝。所居房屋頂扁平，狹小而低陋，牆以泥或竹爲之，室中掘一窟，名爲「火塘」，以爲烤火炊爨之用。夜間人臥於地，與牛羊之屬同闔，相習莫知其穢。男女關係，不甚隔絕，故自由戀愛之風甚盛。嫁娶亦須媒介，不論親族，聘禮用銀及牲口，惟夫婦不同眠，只希冀滿足性慾而已。人死火葬，惟不號泣。羅羅極信仰自然，凡山、石、喬木、虎豹，皆爲其崇拜之對象。又常延咒術師禳災或驅魔，偶一行祭獻時，必宰牛羊，亦崇拜祖先，凡靈託物過限，則由祭師送放石崖或森林間，職業以獸獵爲主，從事畜牧及農業爲較少。（種植爲馬鈴薯、大小麥、高粱、玉蜀黍、豆類。）

羅羅仍爲部落時代之社會，往昔雖有土司，今已不存在，然仍有會長世襲制。在會長統治下之人民，皆爲會長之奴隸，俗稱哇子，大多係攜漢人而來。此類哇子，亦分階級：有鍋磚哇子，百姓哇子，子頭（即女哇子）漢把（即酋長之外交官）三道哇子，賈路哇子等名稱，各依其地位之高低，統由酋長之支配。且階級甚嚴，例如通婚，亦僅限於同階級之嫁娶而已。

羅羅在諸蠻中最高爲桀驁不馴，善騎馬，精射擊，苗人多畏之。又其地羅強漢弱，械鬪之事，時有所聞。

羅羅有語言文字，其語系爲屬西藏緬甸之語系，其文字初爲象形，今已大改變。但識文字者亦僅限於一特殊階級，稱爲 *Biinnou*（漢人謂之「覓爸」或「道士」）多世襲制，歷代遺傳有祭鬼送魔禱祝筮卜及符咒等類經書之抄本，爲覓爸所應用。至於一切書札，契約，佈告

89098 東帖等亦均由峴爸爲之。

八 苗族

苗之名稱，始見於書經：『竄三苗於三危。』山海經：『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人叛入南方爲三國）苗一曰三毛國。』或謂其語言似「貓聲」而得名。（如 T. de Jaconperie 之主張是）或謂其自稱爲 Mung 或 Hmung 而得名，（如 L. D. Lajouquiere 之主張是）更有謂苗字之由來係從 mu, num, mu'n A'Nou, mon, 轉變而成者。

考苗族名稱之繁多，實漢人以其姓氏（如宋家蔡家苗等是）地域（如八寨，高坡，西溪等是）及裝束（如青花，白，黑，獨角，短裙苗等是）而分類，細別之雖達五十族以上，然最著名者爲紅苗，青苗，白苗，黑苗，花苗等。

苗族總數約一百五十萬，其分佈狀況如左：

紅苗之分佈，是接近湖南貴州東部地方，其中心點爲銅仁附近。

白苗及青苗之分佈，在貴州中部，雲南金沙江。

黑苗一名生苗，其分佈於黎平，都勻兩府爲中心點及貴州之東南部。

部。

花苗之分佈以貴陽附近爲起點，分佈到西部，經安順府入雲南東部。北由武定至金沙江畔南及廣東北江上游及臨安府附近，又南而下

達法領東京北部。據科舉汗 (Colquhoun) 云，花苗有分佈於廣西之南部，果爾，則花苗之分佈爲最廣闊耳。

要之，苗族地理之分佈，以貴州爲中心，一至廣西，一至雲南之東部及法領屬東京北部而已。

苗人之環境，即所謂『深潭沈碧，危峯礙目，密樹蒙煙，怪石猗獮。』山居使人塞，數千年來，苗人仍未開化。蓬髮驚面，短裙赤足，「刀耕火種」，以玉蜀黍爲正糧。職業雖以農業爲主，而在雲南者，則從事放牧畜，在貴州者則從事於獸獵。其居所建築雖不甚備，亦間有層樓，樓上積貯穀類，兼爲寢室，樓下分爲廚房，工作場，及家畜舍。除多數信仰佛教外，并崇拜偶像：靈牌，樹神，門神，大耳朵神。至男女戀愛，極端自由，必先交結而後娶。聘禮多以牛羊或酒麵等物。此外又有搶婚之陋俗。人死則以棺葬之。并以羊祭及作法事。言語爲單綴語，與羅羅語略同，文法組織略似漢文。

九 擺夷

擺夷又作白夷擺夷等，卽爲掸族，與老撾人暹羅人同類，而往昔南詔大理強國之遺民也。今分佈於雲南之西南部，夷人居於高度四千尺以下之幽谷，漢人居於四千尺以上之高原，界限頗爲顯著。因高原地較涼爽，合於衛生也。擺夷多在河濱低原，編竹樓居，故有「水擺夷」之稱。俗重男賤女，雖小人視其妻子如奴僕，耕織貿易徭役，皆婦人任之，非疾病，老死不得息。凡妻生子，貴者以水浴於家，賤者浴於河，三日後以子授

其夫耕織自若。頭日之妻百數，婢亦數百，少者數十，庶民亦有數十妻，無妬忌之嫌。舊俗不重處女，及笄始禁足，今則此風漸革矣。官民皆髡首跣足，有不髡者，則酋長殺之，不跣足者則衆皆嗤之曰婦人也。婦人綰獨髻，腦後以白布裹之，穿窄袖白布衫，卓布桶裙，貴者用錦繡跣足。凡子弟有職名則受父母跪拜。人死用婦人祝於屍前，親鄰相聚少年數百人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生活以種植爲主，打獵爲副。夷有美俗，一切契約刻木爲符，如期酬償，毫髮不爽。兩曹械鬪，勝負未分，有僧入陣止之，遂罷鬪而歸。大抵潞江以西之夷，傳緬甸之佛教，潞江以東之夷，傳暹羅之佛教。子弟皆以學習緬甸文爲榮，近年普洱沿邊創設漢文學校，始稍改觀矣。瀾滄江之夷女，多贅漢人，將來同化於我，自不待言。（參看張其昀之中國民族志）

十 西番

西番，亦名巴苴，乃西藏族之支派，居於西康特別區域，并分佈於四川省西北部川邊高原及雲南省之西北部甘肅省之邊疆及青海。歷代對於西康番人皆以羈縻之術，官其酋長，土人只知有西藏而不知有中國。自西藏問題發生後，清政府始悟康藏之界，不可不亟謀劃。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始設邊務大臣經營其地，改打箭鑪爲康定府。如學務貨幣工商業等，皆次第修舉，以爲長治久安之計。民國成立，劃川邊三十三縣爲特別區域，以康定爲首府，十三年改爲西康特別區域。西

番面貌頗黑，狀甚粗魯，衣惟毛毯是尚，食以奶油爲佳，日耕野壑，宿在確房，財產皆以牲畜計算。地近雪山，寒氣侵略，人性稍剛，常與回漢鬪爭。兄弟數人共娶一妻，以其地寒，不產五穀，故如此。信奉佛教，惟喇嘛之言是聽。其有學業較深者，輒遠赴西藏學習藏經，又能讀漢文譯漢語。

十一 其他民族

怒夷 或稱潞子，亦曰怒人，自稱爲梅郎亦曰阿儂，怒人又名怒夷者，或本於潞江之名稱，怒與潞雲南音相通，實異字而同音歟？此種族多住於雲南省之西部潞江東西兩岸，東接維西，南近蘭州土弁界，西接隸夷，西北連川藏。男子以繩束髮，高出頂上，約七八寸，婦人則以布束於髮，體軀短矮而強健，言語與附近之他族異。性勇好鬪，登山如履平地，踏雪不畏嚴寒。視隸夷爲奴隸。江頭怒夷各寨，隸於維西土弁。每逢土弁收門稅時，即轉索隸夷而納之，稍不遂意，即掠其子女以爲稅物，故隸夷又爲怒夷管也。

隸夷 又名貓夷，東接怒夷，西渡落葉江，與緬相近，南達浪狹，北連西藏。物產豐饒，麝香、黃連等物，多出於此。男女被髮文身，以麻布爲裙衣。風俗悉如浪狹，惟性情柔懦，更甚於狹。負販物貨，不敢過江，畏怒如虎。納稅時，隸子方去，藏人又來，甚至一家有十餘次之征索。隸夷爲怒藏管，怒爲土弁管明矣。

力些 住於麼些族之南方，在騰越道東北部（在雲縣尤多）之